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觧中發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

䷧ 坎下震上

程傳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

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程傳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寛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平安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

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集說

王氏弼曰解之為義解難而濟厄者也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也無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孔氏穎達曰褚氏云世有無事求功故誠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誠以有難須速也○林氏栗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動於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胡氏炳文曰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為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皆在於

來

復

案解之時異於蹇之時故其辭小異然處解之道猶然處蹇之道故其意大同言利西南不言不利東北是辭小異也然西南者退後也猶蹇所云來也東北者前進也猶蹇所謂往也今無事則來固以西南為利矣有事雖可以往而必以夙為吉不可以往而忘返也是猶不以東北為利而終以西南為利也其與處蹇之道意大同矣蓋國家無論有事無事皆以退而自脩為本以爻義與卦相參皆可見矣

初六无咎

本義 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程傳 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集說 郭氏雍曰處解之初得无所往

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胡氏炳文曰恆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蔡氏清曰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何咎之有

案彖利西南者處後也初應剛承剛而處其後得卦義矣義明故辭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本義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

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集說

楊氏萬里曰當解之時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則召天下多難者誰乎人君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王氏應麟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何氏楷曰天下之難率自小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有以處小人然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辨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辨也九

二以陽居陰秉剛中之德果而不激故有田獲三狐之象黃矢所以取狐狐獲則黃矢亦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本義 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程傳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胡氏瑗曰六三以不正之質居至貴之

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故致寇盜之至為害於巳而奪取之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蓋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為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害也

案繫辭傳釋此爻云盜斯奪之者奪負乘之人也又云盜斯伐之者非伐負乘之人乃伐上慢下暴之國家也蓋上褻其名器則是上慢如慢藏之誨盜下肆其貪竊則是下暴如冶容之誨淫夫是以賊民與而國家受其害難又將何時而解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

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

集說 劉氏牧曰拇謂初也居下體之下而應於巳故曰拇○何氏楷曰解去小人之卦也卦惟二四兩陽爻皆任解之責者而汝也拇足大指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苟暱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則君子之朋雖至彼必肆其離閒之術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義 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程傳 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

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集說 鄭氏汝諧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於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有戒意○胡氏炳文曰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

案鄭氏說有孚于小人與傳義異而其理尤精蓋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樂於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為惡往往國家有衆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本義繫辭備矣 程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也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茍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

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也皆由是也

集說

沈氏該曰隼之為物果於悖害者也墉所以衛內而限外也害在內小人在君側也出乎墉之外則非射之所能及高墉之上在內外之間據衛限之勢於此而射之則擬而後動動而不括獲之无不利矣在外卦之上射于高墉之象也○鄭氏汝諧曰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於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之陰而言也墉指上之位而言也○王氏申子曰隼指上以其柔邪謂之狐以其陰鷙謂之隼上以陰柔處震之極而居一卦之上是陰鷙而居高者解之既極尚何俟乎故獲之无不利

案此言公用乃隨上離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當王公也鄭氏王氏之說似可從或以解終言之

而不指隼之為誰亦可葢狐者邪而穴於城社在內之奸也隼者鷙而翔於坰野化外之悍也自二至五所以解內難者備矣於是而猶有外來之強猛乘高墉以射之動而有功矣何則內脩者外攘之具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也前四爻所謂其來復吉此爻所謂有攸往夙吉也

總論徐氏幾曰下三爻不言解上三爻言解所謂動而免乎險也

䷨兌下艮上

程傳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

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本義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而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程傳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

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集說呂氏大臨曰損之道不可以貞為正當損之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時无往而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蔡氏清曰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豈專為益下之事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程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

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集說　孔氏穎達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明行損之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二簋至約可用享祭

案彖辭自有孚以下泛說損所當損之義蔡氏之說極為得之蓋損益者時也時在當損不得不損惟以誠意為主而行之人得乎大善之吉則不但无咎而且可以為常道而利有所往矣舉一端以明之則如二簋薄祭固因乎時而飾損者也然能積誠盡禮則可以致孝乎鬼神而推之凡事之當損者視此矣卦

義以孚而行損程傳則因損以致孚畧有不同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程傳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頼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已奉上然各有職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損之者以剛奉柔初未見親

也故須酌而減損之○朱子語類云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案孔氏說已事之義謂如學優而後從政之類於理亦精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程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集說林氏希元曰九二在爻則為剛中在人事

則為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九二之貞也故占者利於守貞若征行則是變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於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高節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本義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程傳 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

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集說 林氏希元曰此爻之辭兼舉六爻以三正是當損之爻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於此言之○楊氏啓新曰人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孚意氣不貫則羣黨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苟精神相孚意氣相貫則二人同心固而

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程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為可喜也 集說王氏弼曰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蘇氏軾曰遄者初九也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楊氏萬里曰六四以柔居柔得初九之陽以為應損其疾者也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胡

氏炳文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又曰下損已以益上當使下亦速有所喜乃无咎

案蘇氏楊氏說於使字語氣亦近是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程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上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

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集說 張子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楊氏時曰柔得尊位虛己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郭氏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楊氏簡曰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也鬼神祐之故龜筮協從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本義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

不貲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程傳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已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

集說王氏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向氏微曰

上九剛德為物所歸雖曰得臣非己所有蓋以四海為家○朱子語類云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案卦以損三益上成義則上者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辭皆與卦同其不言有孚元吉者弗損於下而有益於己此非有至誠仁愛之心者不能也蓋黎民之生厚則所以固本寧邦者至矣仁義之俗成則其有遺親後君者鮮矣其為益孰大於是然其不損於下者乃所以自損於己也此所以合乎卦義有孚元善之德也得臣无家則又極言弗損之規模與夫獲益之氣象自其弗損之心而言之為天下君而不自利於己自其得益之量而言之莫匪王臣而不視為私屬皆所謂得臣无家王道之至也蓋五上二爻相蒙為義五之虛中既已格乎鬼神而獲元吉則彖所謂有孚元吉者已備故於此爻

遂究其說以終其義也九二之弗損謂損已益之謂益人此爻之弗損謂損人益之謂益已辭同而指異者卦義損下益上故在下卦為自損在上卦為受益

○卦名以損下益上為義卦辭則泛論損所當損而損中有益也六爻之辭其以上下體分損益則根乎卦名其言損所當損而損中有益則又根乎卦辭

䷩ 震下巽上

程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益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本義 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程傳 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陸氏贄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畔上矣豈不謂之損乎○范氏仲淹曰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蔡氏清曰損下益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為損損上益下民

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為益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要知關於上者為多

案彖辭與損同亦不專主損已惠下為義蓋益以興利故利以圖大事而濟大難天下事有動而後獲益者不可坐以需時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本義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程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巳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

元吉則不惟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集說朱子語類云初九在下為四所任而大作者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

案卦以損四益初為義則初亦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其辭亦與卦同利用為大作者即彖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必大為益人之事然後可以自受其益非然則受大益者乃所以為大損矣凡易中言吉无咎者皆謂得吉而後可以免咎而損彖辭及此爻與萃四之辭為尤著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

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程傳 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集

說王氏逢曰為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享上帝○郭氏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蘭氏廷瑞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以享帝獲吉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李氏簡曰王用享于帝吉猶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鄭氏維嶽曰王用享帝言王用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顯俊尊

上帝

案郭氏說於文意甚明益之者人也弗克違者鬼神也然必克當天心乃獲是應故損五象傳推本於自上祐而此爻辭又更有享於上帝之義也鄭氏謂王用六二以享帝者極是隨上升四其義皆同但彼云西山岐山而此云上帝者彼但言鬼神享之而已此爻上文既云朋龜弗違則鬼神其依之義已見故復

推而上之至於上帝若山川之神則不大於蓍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也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禀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

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以至誠而中行則不獨无咎可以成功圭者所以告成功也○游氏酢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朱子語類云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蔡氏淵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在一卦之中故三四皆曰中行○蔡氏清曰當益之時驟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

獨為益之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其功夫又在有孚中行上○張氏振淵曰益不以美事而以凶事如投之艱難寘之盤錯儆戒震動之謂也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滌慮洗心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於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於君處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案此爻與損之六四相反對損四受下之益者此爻受上之益者然皆不言所益而曰疾曰凶事蓋三四凶懼之位也故其獲益亦與他爻不同在上位者而知損四之義則不以下之承奉為益而能匡其過能輔其所不逮者乃益也在下位者而知此爻之義則不以上之恩榮為益而試之諸艱投之以多難者乃益也然在損四則宜速以改過在此爻則宜緩以通誠乃有以為受益之地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程傳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集說吳氏曰慎曰四正主於益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專必告於公也中行則見從矣

案此爻亦與損三相反對損三為卦之所損以益上者此爻為卦之所損以益下者故辭義相類損三無私交而與上同德乃可以益上此爻不專己而與上同德乃可以益下也用用六四也與六二王用之用同遷國大事也亦即卦之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本義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

澤為恩惠也

集說

王氏弼曰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呂氏祖謙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民之樂應乎○蔡氏清曰惠心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皆有孚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為德矣實非有二也○鄭氏維嶽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也此惠心之出於有孚者也然上雖不望德於民而民固德其惠矣其德其惠亦出於有孚也故曰王道本於誠意

參勿問二字呂氏說是觀孔子象傳可見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程傳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無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猶無也求益無已是立心無恒者也無恒之

人必凶咎之所集

案卦義損上益下則上者受損之極者也若以受損為克己利下亦可而爻義不然者蓋能克己利下則受益莫大焉不得云受損矣故損上以處損之終自損之極而得益為義此爻以處益之終自益之極而得損為義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兩爻之意相備也

總論熊氏良輔曰損益二卦皆以損陽益陰為義損自泰來者也益自否來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損而不益益而不損者故泰居上經十一卦而損居下經十一卦泰否損益為上下經之對後天序易其微意蓋可識矣

䷪ 乾下兌上

程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

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集說 游氏酢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胡氏炳文曰以五陽去一陰而象為

警戒危懼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復利往往而為臨為泰為夬也夬利往往而為乾也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案以家傳觀之則揚于王庭者辨罪正辭也孚號有厲者警戒危懼也有厲不指時事謂其心之憂危也夫既曰揚于王庭矣則所宣告者衆而治之務於武斷矣而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意似相反何也曰雖宣告者衆而其本則在于自脩雖治之貴剛而神武則存乎不殺也蓋告自邑不利即戎是終乎號有厲之意利有攸往是終揚于王庭之意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 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集說 蘇氏軾曰大壯之長則為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朱子語類云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蔡氏清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程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集說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蘇氏軾曰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王氏申子曰彖言孚號而以有厲處之矣二剛得中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間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吴氏曰愼曰剛中居柔能憂惕號呼即彖之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雖莫夜有戎而無憂

案此爻辭有以惕號莫夜為句有戎勿恤為句者言莫夜人所忽也而猶惕號則所以警懼者素矣有戎

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則所以持重者至矣蓋即象之所謂孚號有厲不利即戎者也夫惟無事而惕號故有事而能勿恤史稱終日欽欽如對大敵及臨陳則志氣安閒若不欲戰者是也此卦當以九五為卦主則而象辭之意獨備於九二者蓋九二遠陰主於平時則發孚號告邑不利即戎之義九五近陰主於臨事則發揚于王庭利有攸往之義然其為中行中道則一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 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程傳 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

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過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遇也

集說　陸氏希聲曰當君子之世而應小人故外有沾汚之累内有慍恨之心然後獲无咎者志有存焉○

王氏安石曰九三乾體之上剛亢外見壯于頄者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辭也應乎上六疑於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慍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夬與大壯内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之事也是以凶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朱子語類云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故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蔡氏清曰大意為君子之去小人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之慍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然於壯于頄而有

凶乎此所以貴於決而和也○柯氏楷曰上六為成兌之主澤上於天故稱雨以其適值而非本心也故稱遇本非濡也而迹類之故稱若或觀其跡而不察其心也故稱有慍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程傳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

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

集說

方氏應祥曰牽羊之說本義謂讓羊使前而隨其後則羊乃衆君子之象若就兌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狠性則可以亡悔矣是亦壯頄有凶之意

案臀者與陰相背之物也夬四姤三皆與陰連體而相背故皆以臀為象夫相背則勢猶相遠緩以處之可也若臀有膚則能安坐矣臀无膚喻四之不能安坐也不能安坐故次且而欲進所以然者不能自制其剛壯故也苟能制其剛壯如牽羊然則可亡其悔特恐當此時也聞持重之言而不信耳聖人於占戒之外又設為反辭者凡人有所憂畏嗜慮則受警戒也易時之可為勢之可乘一則恐失事機二則恐犯

衆議是以聞言而多不信也齊𦍑方氏說善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

集說鄭氏汝諧曰莧陸木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

類難絕如此○朱子語類云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項氏安世曰夬夬者重夬也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謂之遇雨五謂之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比於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故可免咎案此言莧陸夬夬猶姤言包瓜皆以細草陰類喻小人也時當含章則包之時當揚庭則決之然其包之也以杞剛之體不失也其決之也以中行柔之用兼濟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

反程傳 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

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集說

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楊氏簡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逸則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蔣氏悌生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詳味此爻若如傳義說似為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孚號有厲之意言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尚存為君子之計苟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凶聖人之情何嘗慮小人有凶也

總論

徐氏幾曰夬決也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所以周防戒備者無所不至○龔氏焕曰夬卦似大壯故諸爻多與大壯相似初之壯于趾三之壯于頄之類是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其壯甚矣聖人慮其夬決之過故於爻皆致戒而以

陽居陽者為尤甚焉陽之決陰君子之去小人亦貴乎中而已矣

案夬之與壯前三爻全相類是已後三爻先儒未詳說須知壯之當前者四也夬之當前者五也故壯四之藩決即夬五之夬夬若壯之六五則壯已過而非用壯之時夬之九四則夬未及而亦未可為果決之事故壯五之喪羊即夬四之牽羊也若壯上之艱夬上之號則戒之始終不忘危懼而已壯不如夬之盛故猶曰不能遂夬則可以遂矣然其危懼之心同也

䷫ 巽下乾上

程傳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

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本義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

女也○郭氏雍曰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胡氏炳文曰女壯諸家皆以為一陰有將盛之漸

本義以為一陰當五陽已有女壯之象

案女壯之義非以一陰始生於下為壯亦非以一陰獨當五陽為壯蓋卦以陰為主陰而為主即是壯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 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程傳 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

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興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

集說任氏富國曰姤之所以為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繫之所以防之也○胡氏炳文曰彖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為壯爻指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案一陰窮於上眾以為無凶矣而曰終有凶防其後之辭也一陰伏於下眾未覺其凶矣而曰見凶察於

先之辭也陰陽消息循環無端能察於先即所以防其後能防其後即所以察於先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 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巳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集說** 陸氏希聲曰不正之陰與剛中

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於外○李氏開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能制陰者也○胡氏炳文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内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何氏楷曰包字與繫豕包瓜同意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為異類而直以休容之量包之既不遡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案制陰之義不取諸九四之相應而取諸九二之相比者陰陽主卦皆以近比者為親切而處之又有中有不中焉故復六四之獨復亦不如六二休復之為美也夬五近上則有莧陸之嫌姤二比初獨不以陰邪為累乎曰夬之陰其勢極矣如病之既劇如亂之已成非有以除去之不可姤則陰始生也如病將發如亂初萌豫防而早治之則不至於盛長矣觀乎不利賓之戒未嘗不以陰邪之漸馴為諄諄也詩云敵

筍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是不能制之而使及賓之驗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 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程傳 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 集說 李氏簡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

案臀无膚之義與夬四同其行次且志欲制隂也非其位任而欲制之有危道焉然於義則无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集說吳氏曰愼曰九三以不遇隂而无大咎上九以不遇隂而无咎四則包无魚起凶何也蓋

初六本其正應當遇而不遇故也

案四與初正應當制陰之任者也然不能制之而爲包无魚之象何也曰此與夬之九三同當決陰制陰之任而德非中正故一則剛壯而懷慍怒一則疾惡而胥絕遠無包容之量無制服之方故也以是文德而適犯卦義取女之戒則其起凶宜矣書曰寛而有制有容德乃大又曰爾無忿疾于頑是包有魚无魚之所由分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

倏有之象也

程傳 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魚與瓜皆陰物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含晦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為復乎○俞氏琰曰含即包之

謂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脫自杞墜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林氏希元曰含章不是全無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息於方萌也

案五為卦主而與陰無比應得卦勿用取女之義也夫與陰雖無比應而為卦主則有制陰之任焉故極言脩德回天之道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程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集說

徐氏幾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無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胡氏炳文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無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其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咎也

案此爻亦與夬初反對皆與陰絕遠者也不與陰遇不能制陰故可吝然非其事任也故无咎此如避世之士不能潄時而亦身不與亂者也

䷬ 坤下兌上

程傳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本義 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程傳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

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集說

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項氏安世曰卦名下元無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趙氏汝騰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

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龔氏煥曰假字疑當作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王者致祭於宗廟以已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所以為萃也○何氏楷曰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言利有攸往承利見大人言

案以彖傳觀之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無疑王假有廟者神人之聚也利見大人者上下之聚也用大牲吉廣言羣祀由假廟而推之皆所以聚於神也利有攸往廣言所行由見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於人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集說胡氏瑗曰號謂號咷也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有所濟故始有號咷之怨終得與四萃聚而有懽笑也○王氏宗傳曰初之於四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之時上下相求若號焉四必說而應之則一握之頃變號咷而為笑樂矣謂得其所萃也故戒之曰勿恤又勉之曰往无咎○姚氏舜牧曰初四相應此心本自相孚但孚須有

終為善如有孚而不終則乃亂而乃萃矣萃其可亂乎哉若念有孚之當終而呼號以往從之則正應可合而無妄萃之咎矣○錢氏志立曰萃與比同所異者多九四一陽耳比初無應曰有孚者一於五也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於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為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是也

案胡氏王氏姚氏錢氏諸說皆於文義甚合蓋易中號笑二字每每相對也而乃字不同上乃字虛字也下乃字猶汝也正如書而康而色上而字虛字也下而字猶汝也言有孚不終則必亂汝之所萃也其所以亂之故則錢氏得之矣握者手所執持以轉移之機也言能致誠迫切則一轉移之閒必有和合之喜故曰若號一握為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閒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程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閒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

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集說

胡氏瑗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於己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孚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當萃聚之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於神明也○張子曰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王氏宗傳曰彖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案彖言利見大人九五者卦之大人也六二應之得見大人之義矣然見大人者聚必以正故必待其引而從之乃吉而无咎蓋聚而不正則不亨也孚乃利用禴者言相聚之道以誠為本苟有明信雖用禴可祭矣況大牲乎亦根卦義而反其辭也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傳曰在下位不援上此引字是汲引之引非援引之引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

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惟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集說 吳氏澄曰與二陰萃於下而上無應故嗟嘆不得志雖無應而比近九四之陽苟能往而上求九四則可无咎○俞氏琰曰萃之時利見大人三與五非應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嘆之聲則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與四比則其往也捨四可乎三之從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無正應而近比於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

案以象傳觀之吳氏俞氏之說是也易例三四隔體無相從之義然亦有以時義而相從者隨三之係丈夫及此爻是也其不正而亦以時義相從者豫三咸三是也皆因九四有主卦之義者故然

九四大吉无咎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

為无咎也 集說 房氏喬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無玷可免尊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

○項氏安世曰無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後可以无咎也○胡氏炳文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 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

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五萃之主也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尤莫大於有其道有是位而無是道則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朱子語類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

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案萃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與比畧同卦象澤上於地與比象亦畧同也故其元永貞之辭亦同元永貞悔亡即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本義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程傳六説之小人説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絶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絶不知所為則憫獲而至嗟涕與小人之情狀也 集説方氏應祥曰此爻照後夫凶看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者故其憂懼若此比正

所謂孤臣孽子也○黄氏淳耀曰上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極將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四字乃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无咎

案方氏黄氏之説得之蓋不止孤臣孽子乃放臣屏子之倫也方氏以比上相照亦是然比上直曰凶此則齎咨涕洟而无咎者比象有後夫凶之辭故遂以上六當之此象有利見大人之辭正與蹇卦同例故尚有積誠求萃之理也

䷭ 巽下坤上

程傳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本義　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程傳　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集說　代氏淵曰尊文無此人故不云利見

案卦直言元亨而無他辭者大有鼎也雖有他辭而非戒辭者升也歷選易卦惟此三者蓋大有與比相似然所比者陰也民也所有者陽也賢也鼎與井相似然往來井井者民也大烹以養者賢也升與漸相似然漸者賢之有所需待而進者也升者賢之無所阻礙而殆者也易道莫大於尚賢而賢人得時之卦莫盛於此三者故其彖皆曰元亨而無戒辭也不曰利見大人而曰用見代氏之說得之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　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程傳　以初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無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集說　王氏申子曰以柔而升升之義也初以柔居下即木之升言之乃木之根故信其升之必達而獲大吉也○何氏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案此允升允字當與晉之衆允同義蓋不獲上信友不可以升進也然晉三言衆允升初遂言允升則王

氏何氏巽主木根之說是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 義見萃卦 程傳 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集說 張氏清子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

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案升晉之時以柔為善二剛而亦利者以其中也剛中有應是見大人者也故亦為升之利初言吉以君子得時之遇言也二言无咎以君子進身之道言也六四則兼之

九三升虛邑

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以三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無人之邑孰禦哉

案諸爻皆有吉利之占三獨無之則升虛邑者但言其勇於進而無所疑畏耳方升之時故無凶咎之辭

然終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順也九三過剛與柔以時升之義反故其辭非盡善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義義見隨卦 程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己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案卦義柔以時升六四初交上體又位在巽坤之閒有南征之象迫近尊位有見大人之義是爻之合於卦義者也在巳者用之以見大人則吉為大人者用之以享神明則宜與隨上之義同皆言王用此人以享於山川也不曰西山而曰岐山避象辭南征之文先儒或言岐山在周西南

六五貞吉升階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程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集說李氏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階言之謂賓主以

揖遜而升者也○王氏宗傳曰彖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熊氏良輔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索升至五而極居坤地之中亦有南征之象焉乃升之主也不取君象但為臣位之極者與晉漸之五同也升階須從李氏熊氏之說蓋古者賓主三揖三讓而後升階將上堂矣而猶退遜如此以況君子始終之進以禮者也升晉之所以必貴於柔順者以此升階之戒不在貞字之外乃發明貞吉之意爾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程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

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巳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集說　石氏介曰巳在升極是昧於升進之理若能知時消息但自消退不更求進乃利也○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冥升

案冥升與晉其角之義同皆進而不能退者也以其剛也故曰角以其柔也故曰冥利于不息之貞其戒亦與維用伐邑之義同皆勤於自治不敢以盛滿自居者也以其剛也故曰伐邑以其柔也故曰不息之貞

䷮ 坎下兌上

程傳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

困之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義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

程傳 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集說 孔氏

類達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處困求濟在於正身脩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誡之以有言不信也

案困亨者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動人之心忍人之性困厄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惟守正之大人則能進德於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爾豈小人之所能乎困者君子道厄之時也厄則不伸矣有言不信信字疑當作伸字解蓋有言而動見沮抑乃是困厄之極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夬卦聞言不信巳不信人之言也而夫子以聰不明解之以信字對聰字則信字當為疑信之信此卦有言不信人不

行已之言也而夫子以尚口乃窮解之以信字對窮字則信字當為屈伸之伸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無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

困者也不覿不過其所亨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〇張氏清子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案詩云出于幽谷遷于喬木初不能自遷于喬木而惟坐困株木之下則有愈入于幽谷而已陰柔處困之最下故其象如此在人則卑暗窮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況其坐而不遷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程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

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至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集說石氏介曰朱紱

祭服謂可衣朱紱而享宗廟也征凶既在險中柯可以行无咎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

崇小人以身窮為困君子以道窮為困卦之三陽所謂君子也所困者非身之窮乃道之窮也故二五則紱服榮於躬四則金車寵於行然而道之不通則其榮寵也適以為困而已矣然榮寵亦非無故而來神明之意必有在焉惟竭誠以求當神明之意則終有通時矣故雖當困之時征行必凶而其要无咎也用享祀者謂服此朱紱用此酒食以享之喻所得之爵祿不敢以之自奉而以為竭誠盡職之具也書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意義相近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

矣

程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案三陰皆非能處困者初在下坐而困者也三居進退之際行而困者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而又無所

歸甚言妄行取困其極如此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程傳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己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

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集說 胡氏瑗曰徐徐者舒緩不敢決進也

案來徐徐者喻君子當困時不欲上進也困于金車者招我以車不容不來也如是則可羞吝矣然上近九五之剛中正乃卦所謂大人者與之同德終有亨道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 劓刖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程傳 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

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集說　王氏應麟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辭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案九五不取君象但取位高而益困者耳其象與九二同但二則朱紱方將來五則高位而已困于赤紱矣乃徐有說者五允體故能從容以處之而有餘裕也利用祭祀之義亦與二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程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

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此象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辭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易氏祓曰陽剛不可終困而二四五皆不言吉陰柔未免乎困而上獨言吉者困極則變如否之有泰雖險而終濟也○徐氏幾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極矣有悔則可出困而征吉困窮而通其謂是夫○吳氏曰慎曰困非自己致而時勢適逢者則當守其剛中之德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於貞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其所為以免於困也其道主於悔學者深察乎此則處困之道與宜而各得矣

案處困貴於說而上說之主也故雖當困極而尚有征吉之占與乎初與三之坐困行塞者也然為兌主則又有尚口之象尚口則支離繳繞如困于葛藟然將且𦤯卼不安而失其所為說矣故必悔悟而離去之則吉

總論龔氏煥曰卦以柔揜剛而為困主乎陽而言也而陰之困為尤甚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